紅樓復夢/0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八回　榮國府分金睦族　大觀園對畫傷情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要到祝府去，坐上車剛到大門，見兩個人走到車邊跪下請安。王夫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賈環同賈蘭叔姪兩個回來了，心中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們路上不辛苦嗎？學堂裡東西都帶回來沒有？可曾謝過先生？」賈環道：「已辭謝了先生並同窗朋友，學堂裡一切物件全交李貴收拾妥當，俱帶回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交給林之孝，先發下船去，只留隨身行李。咱們二十起身，你同著蘭哥兒進去，大嫂子在家。四姐姐同六妹妹都是我的女兒，你們應該見個禮。我這會兒要到祝二姨媽家去。你兩個在家歇一會兒，叫董升跟著到祝府裡來拜見二姨夫同二姨媽。」賈環連聲答應。王夫人吩咐已畢，家人們扶著車出門去了。

賈環叔姪兩個進來，大奶奶瞧見十分歡喜，叔嫂見禮之後，蘭哥兒給母親磕頭請安。見過友姑娘、薛寶月姑娘、巧姑娘、蓉大奶奶。珠大奶奶拉著蘭哥兒，娘兒兩個說了一會家中事務。

榮府內外大小男女，都知道環三爺同蘭大爺回來，趕著上來請安問好，熱鬧了半日，方才完結。珠大奶奶叫環兄弟帶著蘭哥兒到寧府拜祖先，給大老爺、大太太眾人請安，再到祝府裡去。

賈環命李貴跟著，同賈蘭到寧府去拜祖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到了祝府，問過親家的病，同柏夫人敘些閒話。

柏夫人命芙蓉將家書取來給大姨媽瞧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你竟念給我聽吧。」芙蓉站在王夫人旁沿兒，從頭至尾念了一遍。王夫人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夢玉好運氣，承繼給我薛家二妹妹，給他娶了個媳婦。王三舅母又娶鄭姑娘與他。一同都在鎮江，蒙老太太相待親熱，留住不放。夢玉將我金陵屋子收拾的過於體面，這孩子傻氣，仔嗎的修掉一萬多銀子？等我回去慢慢謝他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自家的孩子，說什麼謝呢？給丈母出個力，也是本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真個是至親關切，令人心感。」老姐妹彼此說笑了一會，伺候的擺上早飯。兩位太太用過，正在吃茶，媳婦們進來回道：「大姨太太的三爺同小大爺來了。」王夫人對柏夫人道：「你三外外同外孫兒今兒才到，過來請安。」柏夫人聽說，趕忙叫請進來。嫂子們答應，去不多會，同著賈環叔姪進來。柏夫人瞧他叔姪兩個差不多的年紀，都生得十分清秀，心中早已喜歡。賈環先給姨媽磕頭請安，接著蘭哥兒過來磕頭。祝太太很樂，扶他起來，拉著叔姪兩個看了又看，贊不絕口，說著：「真是大家子弟，將來都是翰林清貴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托姨媽的鴻福。」命賈環見過芙蓉妹妹，蘭兒拜見姑姑。柏夫人笑道：「芙蓉真造化，有這樣好哥哥、姪兒，真便宜他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做姑姑的不便宜，還要折本！」柏夫人笑著道：「那自然，這麼好做的姑姑，也得要破費破費。」命芙蓉：「領著三哥同你姪兒去見老爺。」芙蓉答應，三個人來到上房。叔姪請過安，站在炕前。祝大人瞧見很為贊美，將他兩個拉在身旁坐下，講了一會詩書學問。晚間就陪著親家老爺在屋裡吃飯。這天是給王夫人餞行，送了一席去請大奶奶們，差芙蓉去作陪。兩邊府裡直熱鬧到半夜方散。賈環們回家，又見了寶二奶奶同四姑娘。

次日，祝府裡差人送禮來，是祝大人、祝夫人給環三爺同蘭大爺的，還有芙蓉姑娘給蘭哥兒的東西，王夫人都叫收入。

飯後命寶釵、珍珠、友梅三姐妹到祝府去謝酒，將隨身箱裡存下祝府的二千兩別敬，芙蓉二百兩，四位姨娘每人一百兩，另有三百兩賞祝府內外大小男女眾人，交給祝太太，按著他們職事等第分派。寶釵叫李貴進來交給他，先著人挑到祝府去等著。

李貴道：「二奶奶同兩位姑娘共三輛車，可以分著帶去，又還省事。」珍珠說：「

倒也不錯，再叫兩個人來幫著搬去罷。」李貴答應，出去同著幾個跟班的進來，將銀子都搬到三輛車上。

寶釵姐妹三個辭了太太們，各帶一個丫頭出去上車。王夫人命賈環兩叔姪，到王公侯伯文武各官宅裡辭行。

林之孝夫妻們連日辛苦，將宅裡的事務料理明白。這幾天是大老爺那邊派人到船上照應。榮府的零碎東西，盡給人拿了個乾淨。大奶奶發明日大廚房裡辦酒席費用、海菜，吩咐柳嫂子先上船去照應，管理路上伙食；同平兒斟酌，將用不著的丫頭、媳婦們先派些去船上照應。這些人一個個搬的搬，運的運，一會兒工夫去了一大陣。

到上燈時候，寶釵們回來說：「乾媽們都再三致謝，說今兒心裡不自在，也想不出什麼說話，等著見面再謝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媽媽昨日好好的，怎麼今日又不自在？」珍珠道：「昨晚上太太回來之後，乾爹瞧見幾個人來請上任，打半夜後就有些發迷，到這會總還是半醒半睡的。乾媽很著急，今兒愁的什麼似的。芙蓉妹妹說：『自從接著三叔叔的信兒，這兩晚上很有響動。昨晚上杜姨娘、許姨娘正是老爺發迷的時候，他兩個剛到上房台階，瞧著像是老爺走出來，後面還跟著兩三個人。兩個姨娘趕忙讓開，看見走了出去。他們今兒也不敢對太太說。』看起來，只怕乾爹的病竟有些費事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十分歎息，狠狠的替祝太太憂慮，說道：「你們忘了那年咱們老爺去世的那幾天，也不是見神見鬼的？這個也說看見老爺，那個也說看見老爺，嚷不多幾天，真個老爺不在了。你瞧著祝親家，只怕總在早晚要去。倒不知他的壽器辦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今兒聽見門上的在那兒說，還了八百銀他還不賣，想來說的是這件東西。」珠大奶奶道：「我聽見那天林大奶奶說是誰家要等著銀子使，情願將一副陰沉板賤賣。我還笑道，誰要這樣東西？這會兒既是二姨夫要備這件東西，不如叫林之孝來問明白了。太太寫封書子，通知二姨媽買下他的，這倒是一舉兩得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忙著人去叫林之孝。只見賈環同蘭哥兒來到上房，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今日走了幾家？」賈環道：「上半天，我同大姪兒各人分路，到下半晚兒在道兒上遇著，一同又走了二十幾家，在劉公爺宅裡吃晚飯回來。兩個人也走了有一百多家，都是要緊的。明日一早再到各處走幾家，晌午回來陪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到家也沒有歇歇，又騎了一天的牲口，各人去睡罷。明日還有多少事呢！」叔姪兩個答應，各人到屋裡去了。

嫂子們帶林之孝進來，王夫人就將珠大奶奶方才說陰沉板的話問他。林之孝說道：「前幾天有位宋少爺，因輸了幾百銀的賭帳，叫人逼住要的很緊。他的父親也是老爺同

衙門相好，在外做了幾年外官，很有點子宦囊。這位大老爺不在了，只生一位少爺，愛嫖愛賭，不多幾年將一分家私鬧的精光，房子也賣掉了。這副陰沉板原是他老太太的壽器，那年他老太太不在了，他們隨便買了一口材裝殮，就留下這副板來。起初要賣三千二千，後來減到一千五百，這會兒輸的不像樣兒，有幾百銀也就賣了。那天他特意到奴才家裡來托這件事，務必要給他找個主顧，我應他只好留心。既是親家大人要備辦這件東西，這倒很好，替他賣掉了倒是兩全其美。」王夫人歎息道：「人家積下金銀田產，原要留與子孫去受享。這樣看起來，子孫可以不必要，家私也可以不必有。你只想他的父親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千方百計弄下這些家私，白遭了多少人的怨罵！都叫這位少爺替他還了一個乾淨，真是可憐的。既如此，你就去問一問，同他說明價銀，趕著去見二姨太太，就說我叫你過去說的，請二姨太太趕著就辦了罷。」林之孝答應，趕忙去辦。

王夫人們又談論一會，上房的鍾已交亥正。寶釵道：「夜已不早，請太太安置，明日又要辛苦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也連日過乏了，都去睡吧。」太太卸妝安寢，奶奶們也歸房，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早晨，賈環們進來請過安，稟明都去辭行。林之孝進來回太太：「昨晚上到二姨太太那兒去，已將那件事辦妥了，說定七百銀，今兒一早交代，板已發到西來寺去動手趕辦呢。

二姨太太叫謝謝太太的關切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叫姻緣板，該是誰的，再也不能勉強，真也是個奇事。」王夫人歎息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今兒還有事沒有？」林之孝道：「今兒還有好些零碎同連日收下來的禮物，都趕著發下船去。剩了明日一天，省得手忙腳亂的，倒來不及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倒也罷了，一會兒老爺、太太們到齊了，人不夠使，到大老爺那邊去叫幾個來伺候。」林之孝答應，出去照看料理不提。

這裡王夫人們趕著用過早飯，到晌午些兒，賈府合族男女老少以及各家親戚都陸續到了。此時，外面是珍大爺父子同著環三爺叔姪四處分陪；裡面是王夫人、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四姑娘連著邢夫人婆媳三個，作四處分陪；珠大奶奶同月姑娘、友姑娘、巧姑娘在各處照應，來往忙個不住。那些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沒有一個不依依不捨，眼淚汪汪的敘談不了。到晌午以後，內外都已到齊，將些家人、媳婦們忙的手腳不停。不一會，都擺上酒席。王夫人同著奶奶、姑娘們安席送酒，十分熱鬧。

酒至數巡，王夫人命林家的帶領著媳婦們，將封好的別金照著簽子，先由本族以及親戚，按著酒席一位一位送去。此時內外親族無不歡喜感謝。喜不自己。王夫人道：「不過是代我老爺稍伸未盡之心，兼以志別。從此南北分飛，相逢難必。將來兒孫輩進京，諸望照應，實為深感。」眾太太、奶奶們都連連答應，無不感佩流淚。這一天，直吃到半夜方散。

珍珠、寶釵、友梅三姐妹，是王夫人叫他們偷空兒輪著去看祝大人的病勢，總說是十分沉重，王夫人們都很惦記。次日十九，是寧府餞行。早上太太領著大奶奶，都到祝府辭行。雖是隔兩三月就要見面，這會兒倒像要別幾年的樣子。老姐妹兩個說不了的話，兼著芙蓉這些小姐妹們難捨難分，還有四個姨娘也拉著哭的傷心。王夫人對柏夫人道：「我看妹夫的病勢有些難愈，這是各人壽數，難以勉強。倘有不測，你身子要緊，千萬不要過於悲苦，趕緊料理起身。我不能在這兒給你分憂幫忙，總望你節哀保重，千急千急！」柏夫人含淚點頭，王夫人又囑咐姨娘同芙蓉們：「倘若老爺有些什麼，你們務要解勸太太，別苦壞身子。諸事要你們當心出力。」眾人都掩面嗚咽，點頭答應。柏夫人備了早飯，王夫人們那裡吃得下，隨便用了點子。又在上房坐了一會，看著祝大人總是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寶釵、珍珠站在炕邊，不勝悲楚。王夫人見天已將晚，只得含悲辭別，對著柏夫人道：「我明日一早上船，不但妹妹不用去送，就是蓉姑娘同眾人都不用去，橫豎至多不過三個月就見面。咱們比不得桂三妹妹有幾年離別，有那些別愁離恨。我同你免了這一條兒罷。」柏夫人點頭流淚。

兩位太太在堂屋裡彼此哭拜。大奶奶們也過來拜辭，寶釵、珍珠抱著柏夫人，傷心的不能仰視。柏夫人那裡還說得出一句話來，趕忙扶起大奶奶、薛寶月，拉著寶釵、珍珠、友梅哭個不止。璉二奶奶拜辭完結，巧姑娘同兩個奶子抱著慧哥兒、毓哥過來磕頭。可憐柏夫人這會傷心難解，也不知對那個說話才好。王夫人道：「天已晚了，咱們就此一別。」正要出去，有祝府的老管家婆領著嫂子、姑娘、丫頭們上來給大姨太太磕頭謝賞，王夫人吩咐他們些說話，眾人都連聲答應。接著門上老家人張本、陸賓率領眾家人、小子叩謝姨太太同各位親家太太、姑娘的賞。王夫人又俱一一吩咐，說道：「若是老爺有些什麼，你們都要求太太別過於悲苦，也就趕著起身，諸事全仗你們料理。」張本們都一齊答應道：「姨太太只管請放心，奴才們世受祝府的恩典，自當竭力圖報。設或老爺有點什麼，也自然趕著起身，再耽擱下去，恐其凍河難走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是極。你們看光景去辦就是了。」說畢，辭別出去上車。柏夫人拉著道：「姐姐到鎮江且住幾時，等我到家再回金陵。」王夫人含淚點頭道：「我自然也耽擱幾天，等妹妹來家，我再來同你多住幾時。我多年沒有回家，也要去上上墳。將家務料理料理，交給大奶奶們，

我就一點兒事也沒有，帶著寶釵、珍珠、友梅、巧姑娘都到妹妹家來住一年半載，橫豎我同你相離不過三四百里，朝夕可以見面的。」太太們說著，已來到大廳。王夫人再三說道：「妹妹明兒千急別叫人來，我一早就起身，到家再見吧。」柏夫人點頭，不勝悲感。大奶奶們拉住芙蓉哭個不了，璉二奶奶也是依依不捨，彼此千叮萬囑，不得已挨次上車。

柏夫人同芙蓉瞧著王夫人們車出大門，這才進去。說不盡那一番的離情別恨。來到上房，派陸賓夫妻兩個明日一早到船上送大姨太太，下去一站回來。陸賓夫妻答應，自去收拾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帶著奶奶、姑娘們坐在車中，都是悲悲切切，十分難捨。走了一會，來到寧府。此時邢夫人們正等的著急，天色已晚，媳婦們進來回說：「二太太來了。」珍大奶奶領著蓉大奶奶趕忙去接，剛走出垂花門，正遇著王夫人們進來。珍大奶奶笑道：「怎么二嬸子這會兒才來？叫咱們太太等的著急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親家姨兒再也說不完的話，又兼著你親家那樣兒，只怕就在早晚，越叫人瞧著心裡難忍，只得同二姨兒多坐一會子。」說著，來到上房。見邢夫人在大院子裡站著，笑問道：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老姐妹兒拉著手來到上屋，彼此見禮，讓王夫人坐下。珠大奶奶、寶二奶奶、薛姑娘、四姑娘、六姑娘先給邢夫人請安，讓璉二奶奶同巧姑娘過來請安。兩個奶子抱著慧哥兒、敏哥兒過來給奶奶請安。邢夫人見他弟兄兩個裝扮的一個樣兒，十分可愛。將兩個都抱在懷裡，親香一會。珍大奶奶婆媳兩個也給王夫人請安，同珠大奶奶一班姐妹見禮。熱鬧了好一會，這才完結。丫頭、媳婦們送上茶來，兩個奶子將哥兒們抱去。

邢夫人問道：「環兒同蘭哥兒不同你們在一堆兒嗎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還有兩處去辭辭行，只怕是劉大人留住他們兩個吃飯罷。本來要交代房子，叫他們今兒就著人來收管一切東西，不然明日一早咱們只顧起身，誰還有人去給他照應呢？」邢夫人點頭說道：「這是要緊的。你明日起身也不用過早，在我這兒吃了早飯，慢慢上車，不過四十里就到了船上，橫豎後日才開船呢。咱們這一別要隔幾年見面，多坐會子也好。昨晚上大老爺在這裡提起，過一半年也要回去。說起剪子巷的房子，也難以收拾。他的意思也要在你們清溪裡的左近找一所房子，不過幾十間的就夠了，要那大房子幹什麼？」邢夫人正在說著，媳婦們回道：「老爺上來見二太太。」王夫人聽見趕忙站起，賈赦進來見過禮。眾人又俱請安，依次坐下，丫頭們送過茶。

王夫人道：「一家手足，何必拘禮？又要費事，叫咱們過來吃飯。」賈赦道：「不過是一杯水酒，給弟太太潤潤行色，請過來坐坐，也還有事相托。我自從戍上回來，老而多病，精力日見衰頹。像二兄弟那樣的強壯，尚然去世，何況我老年衰朽，更難自料。倘若有個長短，又要費珍兒們的大事。所以我近來亦很念家鄉，打諒著過年秋間我老夫妻兩個也回南去，這裡留珍兒夫妻兒女在此供職。我到家，橫豎有璉兒媳婦同孫子孫女兒，我老夫妻很不寂寞。況祖宗墳墓也有多少年未曾祭掃，心中甚是不安。不趁我這會兒還支持得住，趕著回家，將來回去就費事了。只是那年二兄弟送老太太靈柩回來，說起我剪子巷的房子已坍塌不堪，聽說大半皆成空地。我想想造起來也很費事，況我也要不了多少房屋，只要夠住，就是再有一個小園圃兒，可以栽花種竹，足以娛老，也就是老年的福氣，還想什麼少年的熱鬧嗎？我奉托弟太太，到家之後，叫他們就在你們清溪裡左近，給我找一處房子。請弟太太去瞧，如果合式，只管買下，不必寫信問我，往返倒耽擱日子。至多只要三十來間房子，多了也是白閒著。」王夫人連連答應。邢夫人道：「天晚了，咱們吃了飯再說罷。」賈赦道：「我外面還請著客，也要去陪他坐席。」說著，辭了王夫人出去不提。

珍大奶奶吩咐媳婦們點燈擺席，寧榮兩府的丫頭、媳婦們都是伺候慣的，一聲答應，立刻紅燭高燒，珠燈爛熳，就在外間碧紗縵裡設下兩席。今日是給王夫人們餞行，大開筵宴，水陸並陳，十分富麗。兩府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彼此開懷暢飲，十分親熱，直熱鬧到五更方回榮府。

誰知賈環叔姪也叫幾位公侯的小爺們拉去一夜未回。王夫人們都因身子困乏，又兼過醉，到家後趕忙睡覺，不暇細問。

直到紅日三竿，方才起來梳洗，吩咐媳婦們收拾行李等物，一箍腦兒先上船去，只留下跟班服侍的男女家人。眾人的行李都早已上車，就等的是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行李。家人們進來一齊動手，一會兒就捆好搬了出去。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帶著丫頭、媳婦四下裡搜尋細看，並無遺下物件。

王夫人問道：「寶釵、珍珠仔嗎半天不見？」抱琴回道：「到大觀園去了好一會子。」平兒笑道；」他兩個想來又到怡紅院去做夢呢！」珠大奶奶道：「咱們也去瞧瞧。」說著，同平兒、友姑娘、月姑娘四人走進大觀園來，到怡紅院門口，聽見他兩人大放悲聲，哭的悽慘，大奶奶們心中也有些悲感。

到了屋裡，見寶釵、珍珠坐在寶玉炕上，手中拿著一幅畫，在那裡哭個不住。平兒們一齊流淚，說道：「太太等著上車，你們再哭一會，我也要大哭起來。」寶釵、珍珠慢慢止住哭聲，對他們說道：「你看這是寶玉的手筆，上面有我和林妹妹題的詩，是四姑娘貼在壁上。如今我們同這間房子要長別了，想起寶玉當年光景，我們在這間屋裡一番相聚，而今物在人亡，真叫人肝腸俱碎矣！不能不對此一哭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也想起心事，讓我暢哭兩聲，消消胸中的悲感。」李紈道：「罷呀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就哭他一年也是無益，白耽擱工夫。」正在說著，見抱琴急忙忙跑來，請道：「太太已到垂花門等著上車，請奶奶、姑娘們快些去罷！」大奶奶們聽見，趕忙一齊出了園門。來到上房，又到各處屋裡看了一遍，十分難捨。寶釵、珍珠瞅著自家的房屋，一陣傷心，又縱聲大哭，珠大奶奶同著友姑娘、巧姑娘再三勸住。接著平兒也到自家屋裡哭個不住，好容易勸了出來。太太已出去上車，丫頭、媳婦們不住來催，只得一同出去上車。到了大門外，有兩邊街坊的男女老少都到車邊道謝送行。王夫人叫家人同媳婦們兩邊致意，謝謝這幾十年的街坊照應。眾人都依依不捨，彼此說了些話，再三辭了他們，這才到寧府一齊下車進去。

王夫人領著眾人，先到祠堂裡拜辭了宗祖家廟，然後來到上房，給大老爺、大太太們都辭了行。珍大爺父子、婆媳一早已先上船去，等著候送。王夫人們在寧府趕著吃過早飯，又叮嚀了多少別話，這才同大老爺、大太太灑淚哭別，一齊上車離了寧府。沿途俱有男女送行，一直四十里來往不絕。

到了碼頭上，有劉大人差人搭棚預備酒席，又親自到船相送。賈府的親戚朋友、公侯六部大小各官以及一切各項男女老少，並鐵檻寺的和尚、饅頭庵妙空師徒等眾，還有東莊上工部石匠頭劉長者，無一不到。此時碼頭上河下數千人，都是劉大人、珍大爺兩處備飯。王夫人吩咐林之孝，帶領各家人將今日送行各車夫、馬夫一並俱給飯錢。直到晌午大錯，王夫人恐誤眾人進城，只得吩咐趕著開船。

此刻，賈環同賈蘭在祝府辭行，又在榮府交代完結，辭過大老爺、大太太，飛撵出城，隨便吃了些東西，在棚底下磕頭拜謝眾人。王夫人們都在船頭上拜謝了眾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及一切來送的女眷、姑子並有幾個面生的美人們。只聽見鑼聲大振，鞭炮喧天，十七號船一齊拉篷起橛，齊聲打起號子，登時將船撐開碼頭。那來送的女眷們，無不齊聲大哭，望著水光帆影渺渺而去。不知眾人怎樣進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